

49

期一 卷二



太平洋戰爭與空軍 (論文)

英美空軍特輯

我駕轟炸機到英國 (美·J·柏克)

在英國夜間戰鬥機站上的夜 (英W·葛雷柏) 李文達譯

轟炸德國 (英·皇家空軍/射手)

益沙可拉——美國海軍航空學校 (美·生活雜誌) 李文達譯

靈鳥 (報告)

九死一生 (小說)

坦克攻擊機 (雜文)

廣西省的航空 (圖面類) (航空史話之五)

詩 新春即景四章

抄 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

抄 希望壓在你的翅膀上

零零碎碎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第六封)

算橋日記

合川飛機典禮一瞥 (通訊)

封面畫

校完小前·歌曲·航空學校誌

眠山 一

黃啓宇譯 七

李文達譯 一〇

黃啓宇譯 一三

李文達譯 一八

劉風 五

武人 二〇

儲相若 二四

楚風 二五

林湘橋 一七

薛海燕 一九

何苦 二七

編者 二八

歌天 二九

貝與三一

萍 二五

胡克敏

中

編輯者

社長

副社長

主編人

發行

印刷

60183

每冊

法	郵	郵	郵	郵
郵	郵	郵	郵	郵
外	內	內	內	內

二卷 一輯

PA

太平洋戰爭的決定

岷山

一 太平洋的戰爭終於在一九四一年最末一個月（十二月七日）揭開了。

英國的封鎖演繹路，不曾阻止日本南侵。

美國二年來，不，四年來聽任美國商人出售飛機，碎鐵，石油給日本，也不會阻止日本南侵。

荷印的石油談判也沒有什麼效果。

十二月七日，日本的航空站飄到美國夏威夷羣島附近洋面。這三個航空站上的日本飛機起飛了，他們的目標是停泊在歐胡島珍珠港內美國太平洋艦隊。

中國報紙即使一再忠告警告美國要防範日本的鬼計，美國也許以為那是陷於戰爭中的人的偏激話，這羣島國據黃金國度的大想，是決不會對美國不宣而戰的。

可憐，十二月七日德國人，日本人，駕了轟炸機戰鬥機之九架一個編隊的紛紛飛向停泊珍珠港上空來了。

結果，日本人以四十一架飛機，三艘潛艇，換取了美國以下各種戰具：
主力艦二只
驅逐艦三只
掃雷艇一只
停於機場地面海軍飛機多架。
海軍人員死傷三千四百二十五員名。

這役，在政治道德上來說，是日本的無恥行爲。可入於以戰爭解決問題的現代，這種以最小犧牲，獲大戰果的術略，的確是日本這種量小氣狹的國家的拿手好戲。

自然，在美日海軍力量對比上來說，這一役相當削弱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實力，以至使得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已經二十天之久的現在，都沒有出動其艦隊以求與日本艦隊決戰的消息。

夏威夷這樣重要的根據地，要三百架飛機方足以保證週密。可是，實際上這數目的飛機都不會保有。這使人懷疑到美國作戰飛機生產力是否到了過去一般所傳言的那種程度？即是，過去各通訊社所發表的如下數目字，是否可靠？

爲了便於檢討，略把美國飛機生產量列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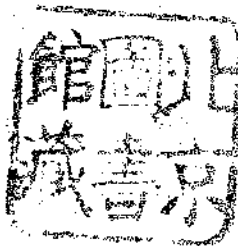
1. 一九四〇年十月開始飛機增產工作：該月產飛機八百架。

一九四一年一月 一〇三六架

二月 九七二架

三月 一二一六架

南京圖書館藏



四月	一三八五架
五月	一三三四架
十二月	二千架

飛機發動機製造廠十一個，飛機機體工廠四十七個，螺旋槳工廠六個。(一九四一年初月產螺旋槳二千六百具)

這種產量對付德國，或許是不夠的，可是對付日本自然有餘。爲何夏威夷羣島所需要的三百架飛機作爲空防基礎都辦不到？

當然，也許有人說，美國直到十二月七日還不以爲他要打仗，以爲做所有民主國家總兵工廠就夠了。因此，也許是飛機造出來之後，就送到各民主國家去了罷。但查一查美國官方公佈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七月實際輸出軍火，只有三萬八千一百萬美元，其中飛機價值爲一萬八千七百餘萬元，那麼，以平均五萬美元一架飛機計算，似乎輸出到各民主國家的也才只是三千六百架左右，花二個月功夫就造好了。剩下這一年光景的出產量究竟放在什麼基地去了？

夏威夷根據地連三百架飛機都不放，還有比這裏更重要的所在嗎？

這是一個謎，美國或許要用外力的注射，才能使得內部一致賣命，犧牲一切來決戰。然而，這也未免太「苦肉計」一點了。這一針，雖不會送命，但於美國總是一個大打擊。因此，太平洋戰爭中的第一砲，雖然美國飛機製造力無限的大，但都不會趕上用。雖然珍珠港美艦力量不是日本艦隊所敢開津，却爲日本飛機着着實實的幹了一陣，以至投彈到生力艦的烟突裏。

自然，今後美國是惱火了。但是，這一役的影響，在目前還看不到美國的報復，日本的囂張在三天後又出現於馬來海岸。

威爾斯親王號戰艦之所以被擊沉，也可以說是海軍國家海軍遭受敵國空軍打擊的第四次。(第一次在挪威海面與德海軍作戰，第二次在敦刻爾克掩護陸軍退却，第三次在克里特島防止德漁船載兵入侵。)儘管新加坡駐着以空軍上將爲遠東軍司令的波普頓氏，儘管全英出征將士時時喊着總需要飛機，儘管英倫三島的大英國民都身受空軍的蹂躪，但是，在新加坡以及馬來

的英國空軍却是微乎其微。

我們知道十一月份英軍發動攻擊北非利比亞德義軍時，所用的飛機就僅只是些美國產的X式戰鬥機。在一個大規模進攻裏，所用飛機也不過就是這一類二等貨色。在平靜的遠東防禦裏，當然更只是這一類東西了；數量上，根據日本的估計，大概是二百架上下，這怎麼擋得住日本九七重轟炸機與零式戰鬥機以及德國的梅式戰鬥機呢？

所以，威爾斯親王號等二艘主力艦以及其所率的艦隊想去阻擊在馬來半島北部東岸運兵登陸的日本艦隊時，日本的長脚探到了英國艦隊之出動，立刻召來了七十架九七式重轟炸機，自然，戰鬥機更是蜂擁一般的要來協助達成消滅敵艦的任務了。

這種飛機數量的絕對優越，與質量的優秀，使得威爾斯親王號等兩艘主力艦，只有沉沒的悲劇可演。因爲，在日本飛機從容的轟炸了三點鐘之久的時間裏，英國飛機如果來是只有遭受損失的；不然，爲何被炸三

小時之久，直至兵艦已經沉沒，敵機已去時才趕到呢？

本是不是新加坡以外的馬來半島上飛機場地工作太差，不能供應戰鬥機的需要？

不管如何，英國是丟掉了他的二艘國寶。一戰去了，他的主力艦力量，有人說這次失利，由於...

所以貿然而去... 所以海軍被襲擊時，空軍沒趕上救援。

三、機場地面工作太差，不能供給飛機起飛的靈便。

這三後果，不僅表現在威爾斯親王號等兩艦被炸，而且...

役中之五架，由高射砲擊落之日機則達十八架之多，其機...

場不斷被襲，陣地被炸，交通綫被炸，而日軍後路則很少...

增強。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後（作戰二星期後），左有英機襲...

擊日軍後方戰報傳出。這時，日軍已前進一百公里以上了。

這種例證，是英美方面第二件大失利。後果還有呢，...

他是在第三件例證上表現着。

香港之失陷，不能不說是由於他已成了孤島。英國不...

是以海軍見稱的嗎？為何海軍不能來救孤島呢？就是因為...

敵人有制空權，自己海軍不敢暴露，在敵人飛機下面。所以...

香港由孤島成了死島，終於不能不在耶穌生日遭受滅亡的...

命運。可是，反過來，日本的海軍却敢在南洋結隊成羣的運...

兵送械，暴露其身軀，不考慮敵機襲擊，那原因很簡單，

英美空軍在遠東力量太小了。

這就是十二月八日英國偵察機查到了日本兵艦二十五...

使之沉沒的原因了。

美國基希隊炸沉日本榛名號主力艦是有空軍即有戰...

果的又一例證。否則，民主國家在對抗軸心的戰鬥上，太...

非列賓德管戰前傳說牠的非藉飛航員有五百名，美國...

空軍駐在非羣島有八十四中隊之多，可是，終於像不敵日...

本空軍的襲擊似的。在初期戰鬥了十五天後，日本百艘以...

上運輸艦送了十萬以上的大兵來搶這個出鐵，錳，椰子油...

糧，米，的沃肥全島了。

嗎？為何不像榛名號那般的去炸沉牠，而在岸上做吃力的...

的抵抗呢？

這些例子，一再說明，南洋及全太平洋上的島嶼戰爭...

是落任英美方面。

美國人喊出一永誌珍珠港，這使人想到美國歷史上...

的勿忘緬甸號。緬甸號為美艦，在古巴為西班牙所...

焚，引起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美由西手獲非列賓，古巴...

及西印度羣島。

威爾斯親王號級的二艘主力艦，却也可成功一艘。...

四

現在，轉而研究一下日本的空軍及其前程罷。

日本目前確是兌現了牠的經濟戰爭，牠的月產三百架，年邊現有一千五百架的精銳飛機，以及牠的可用二年的石油儲藏量，的確可使牠得以在遠東稱霸一時；但是，要是以為由這一筆賭本就可以無限的贏得不盡錢財，或者從此就可以維持遠東王座至永久，那可錯了。

荷印目前還未全丟，即使全丟，也是只剩下填毀了的礦油井給入侵者，不會讓掠奪者到手半年之後就儘汲到燃料的。鐵礦錫礦不也是如此嗎？即是馬悉的二百萬棵橡樹，英國人都要不顧惜的斫毀牠了。所以日本的資源由南洋來補給的計劃是無法可以兌現的。

在與英美荷印爭奪戰時，倒可以收得一些戰果。可是不等戰果收取以後，經濟的甜果子却爛掉了。日本天不能雙收的。

因此，日本兵力是分佈到更廣更大的「海洋」泥沼裏，正如畫像，是在中國大陸深陷，手又被縛吸於海洋，而一張貪吃的嘴却無食物下喉。

被打傷了的巨人三個，正在調理，正在運動，慢慢就要以日本治人之道，即是空軍的閃擊，來還治治大者。

南洋被佔各島嶼間的海上運輸線，首先成了英美與我們中國空軍的目標。使日本神經血管都陷於麻木與被割斷的情況中。

第二步是炸幾次日本本部各工業地帶，使得小鬼從內部心慌起來，叫全世界慘受軸心空襲者吐一吐氣。

隨後，是怎麼丟掉南洋的，也會怎麼拿回來。

這期間是在長在二年之後，或者就在一九四二年的年之內，還待看羅邱二氏究以德國做主要對手抑先解決小日本來決定。

小和、自然，在現階段的主要關鍵還是保衛新加坡一役。

五

我們把話題轉到新加坡戰鬥來。

如果今日不能保守住新加坡，那確實要使遠東戰場的烽火延長到一年以上。甚至要使遠東戰爭的解決落在西歐戰爭結束之後。

新加坡能否保得住，在目前，是只有靠陸空軍的，其是目前完全得靠空軍。

不是把飛機都駐在新加坡那彈丸之地去，而是要使得在荷印的，緬甸的，菲島的，甚至在中國的，全部空軍有一份力量就做一份使用，不要顧惜的用上。

要俯衝轟炸，要與敵艦同歸於盡，要有中國沈崇海白龍港日艦，俄國人炸波羅的海德艦，美國人基希隊長炸樣名號的犧牲精神。如果不是這樣，那戰局只有壞，沒法好轉的。

對付瘋狗，也只有以瘋狂的精神，決不可退却，畏縮，等一等，希望他人出來。

中國人過去四年半，在陸空軍方面都吃過苦應吃的苦；所以，可以如能要求你們，你們這些初初上戰場的同胞戰友。

自然，中國軍人無問題還要噴血戰鬥的。

新加坡的安危還是決於天空，這英美行動的時候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軍人不願再聽見某地戰鬥終止的音信。更怕聽新加坡的末日消息。

我們全心力在盼望新加坡能守到夏季，正如莫斯科守到冬季般，使敵明者失望歸去。

日本人冬季打熱帶地區，我們同盟的弟兄們應該支持新加坡到夏季，使小鬼的末運不出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嚴冬里



鸚鵡風

我們的園地裏，有聰慧勤勞的園丁，有和風清泉，亭樹林木，有肥沃的土田，有花青果實……我們哺育了一羣靈鳥，絳色的尖喙，有三條鬚鬚。紅色的唇，藍色的牙牀，法瑯質，透光的銳齒。錐形的鼻樑，傍邊有二隻晶瑩的眼睛。它整個的頭部像炸蟻，它的耳朵是一條綫，能聽到狂風的策和海浪散足的海岸那麼遠。它的翅膀鑲着像刀片那樣薄，尾巴上飄揚着二條紅藍色的綫片。它飛，把空氣激成白色的漩渦那麼快。

園丁們出汗，用耘耕收穫的鮮果，用地獄，用蝴蝶的兒女，用清泉哺育它；如今，這羣靈鳥能敏捷地飛翔在田園的上空了，使田園光景永遠是光明而爽朗的，不讓那啞聲，烏黑的鳥鴉，成羣地攔殘田園裏的明媚風光。

敵機十架昨襲本市

在東郊投彈二十餘枚

計死口口餘人傷口口人

(防部息)昨日(十八)上午九點二十分，敵機十架……

這禍鳥，零零落落的，從越南，從婆兮，飛入田園的西南，闖下人間的罪惡。

可是今天，太陽比往天都美麗，孤雲像海帆似的駛過蔚藍的天空。白楊蕭蕭的在風上搖曳。你看，那三條鬚鬚轉動了，刀片似的翅膀展開了，晶瑩的眼眸在閃爍。飛上天去，一粒銀星似的白點，融化在蒼空中。正義和醜惡在搏鬥，田園裏靜悄悄的，第二天有人報道：

敵機十架昨侵滇

被我擊毀六架

三架落三江口 三架調查中

(本市息)昨日上午九時十八分，敵機十架，由越境侵入，十時十分到達呈貢，當與我空軍機隊遭遇，敵機倉皇逃竄，不敢侵入市空。我機跟蹤追擊，於十時二十分在曲靖以東三十里，將敵機包圍追擊，當即擊落敵機三架，墜於羅平縣屬三江口，另三架亦負重傷，飄飄而下，墜落地點，尚在調查中……

這颶風而整的敵機，選中了廣西的西林縣境，作它的歸宿處。

△中央社桂林二十一日電 二十日襲滇被擊落之敵機一架，二十一日在桂省西林縣境發現，機身已毀，敵機師四名，三死二重傷。

善和惡是怎樣搏鬥的？鳥鴉是怎樣獵取的？空戰是怎樣發生的？這經過想讀者能體會得到——開始索敵，遭遇，攻擊，逃的遁逃了，追擊的纏纏不捨，於是黑色的鳥鴉變成了一團火，燃着了，烤焦了，炸毀了……我不想把空戰的始末詳細的向讀者報告，使那些抄收鳥鴉的魔鬼，知道他們的嗚嗚是怎樣受了人家的打擊的，給了他們的教訓。可是我預料，在遭遇以前，鳥鴉們一定覺得很驚奇，當他們向昆明航進的時候——啊！那裏來的一羣靈鳥！好！我們的驅逐機！是掩護我們鴉羣的吧？——是的，那羣異鳥是來掩護你們的鴉羣的，它們包圍着你們上下左右，騰上蹿下，吐着火絨，掩護你們安心踏大地穩的門。

田園裏的園丁，在田野裏，沐着高原上燦爛的陽光，望着美麗天空，守着警報；但聽不見槍聲，看不見鳥鴉。不久，我們哺育的鳥羣回窠了，低低的掠過樹梢，矯捷而健壯，像起飛時一樣。

據說，羅平屬的牛古村有一架殘機。平奔的火石坡亦有一架烏鴉的遺屍。爲着搜羅宏戰寶貴的材料，於是幾位專家乘車出發了。

他們離開了公路以後，鄉長騎着壯健的小馬代步。走不盡的羊腸小道，翻不完的崇山峻嶺。從這一個村落訪問到那一個村落；從這隻手指的指引到那隻手指的指引。從午前走到黃昏，呵，原來那一片荒山叫做火石坡，這幾座小屋，叫做牛古村。再由專差的領導，他們方才尋獲死鴉的遺體——像一隻燒焦的破鞋似的擲棄在山坡上。忠厚的農民們誰也不會去接觸它，怕屍體的遺毒弄淨，有未爆炸的彈粒。

尋取，拆卸，觀察，整理，那些專家們自然有一番忙碌的工作了。

荒山中，有狼的出沒。更難免有攔路的好漢。夜黑掩護了黃昏，野草在疾風中的抖索多淒涼！路傍每一棵灌木都蒙上恐怖的迷彩。夕陽鄉長的得意把陳年的松枝燃成火把，派着自衛隊的壯丁層層搶護這只遺棄的殘機。聽天南的鄉曲，隨風響亮。

待子夜，我尋到停留在公路傍邊的車子，黎明，回到出發的處。我把車上搬下來的戰利品，隨便挑選幾件，告訴我們親愛的讀者。無線電收發報機，有幾塊小小的銅片刻着字。我把能辨認的字轉載着：

九六式飛十號無線電
第 15674 號
受信機
昭和 15 年四月號
東京無線電機株式會社
NO. 467312

九六式飛十號無線電
第 15674 號
送信機
昭和 15 年四月號
東京無線電機株式會社
NO. 12284

二、還有四五隻氣瓶，刻着：
NO. 086, 0194
VOL. 2, 314 LIT.

WT. 3, 400
身有一隻氣瓶漆得特別光，亦刻着字，重量較其他的重，刻着：

WT. 4, 360

三、前座機關槍一挺，拭去槍上的炭屑，還辨認得出：

八九式（改單）
4370
昭和 16-4

槍上的子彈扳手，還扳得動，亦刻着 4370 號碼。

四、機上磁電機，上面釘着一塊鉛板，也刻着字。但刻劃被不斷的震動擦落了，還刻着：

機上發電機
電流 27
數 4000
型式 全閉
番號 5346
昭和 15 年 7 月
神戶製鋼廠
爲羽工廠

五、一條折斷了的駕駛桿，套着硬橡皮的把手，下端有螺絲旋大概是副駕駛員必要時裝用的。這麼大型的日本轟炸機，應該用駕駛桿的了。

六、後座槍。
這裏我要特別告訴忠勇的空軍將士，烏鴉的後座槍是雙筒的，製造得相當笨重。口徑約略爲五厘米厚，燒得焦頭爛額，遍體找不出一個字跡。附帶的有二個扇型的子彈盤，子彈已射擊得乾乾淨淨的了。可想像空戰的激烈。還有一隻圓型的子彈盤，想是前座槍的。裏面有彈頭和炸裂了的彈壳，刻着二〇四三的號碼。

其他，我暫時說沒有了。機體旁還剩着半邊腦壳和屍體。想他們生前的麻木不仁，死後，我把他們安葬在火石坡前的墓地裏。異鄉孤魂，固感寂寞，但野柏長青，有荒山野鴉在黃昏中來與你作伴。因爲時間匆匆，我來不及以山花別泉向他弔祭一番，這幾位受日本軍閥愚弄的可憐武士！

我駕轟炸機到英國

——美國轟炸機飛渡北大西洋的首次記載

美·J·柏克

在黑暗而寒冷的紐芬蘭，我們的引擎開始發出金屬的吼聲。我砰然一聲把艙門關了——這是我最後的一剎那聽見牠怒鳴。我同加拿大皇家空軍中士本列特在這十小時內要坐在這飛機內。我們要駕了九噸半的拉克希德黑森（Lock-heed Hudson）轟炸機飛過大西洋交給英國皇家空軍。

在我們旁邊另外五架也開車了。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橫渡大西洋，我被選為指揮官，因為我同本列特對於航行及儀器飛行要比其他駕駛員有經驗些。

有件事情使我有點耽心，除飛機旁邊裝了一小部武裝外，其他根本談不上武裝，如果路上碰見敵人這點武裝是無濟於事的。不過到那時也許會發生點效力。我穿着便服，毫無作戰器具。如果我們遇見一架德機——一架受傷而欲在法國降落的德機，能夠把他打下來，那就是發揮了火力。本列特穿上加拿大皇家空軍的制服，看起來很不錯的樣子。

當我開了節氣瓣時，本列特（以「后簡稱本」）向我招呼到英國見面……他臉上發光，我想我也是一樣。在每次大飛機起飛時都是相當的緊張，但是這次覺得不同。這次飛行是起飛到奇怪，不可捉摸的地界，我相信這飛機，這駕駛員都能達到目的地。問題是在氣候，在我們到達英國的途中氣候是怎樣的呢！

當我到了起飛處，本回頭向我說：「他們都安全的起飛了。」我望了一望那龐大才完成一部份的基地。我在喬治面前調整着電磁子。喬治，他在美國有一「鐵質放大器」的綽號。他現在充當着駕駛員。帶了無指的手套比任何人都靈。我們這半中隊的黑森機——六架，一直成散隊飛行，除非遇了稍密的空氣時才變隊形。

在我後面黑森機頭上的軟玻璃在日光下發出閃爍的光輝，這種飛機很像一個龐大的雙尾的深水怪物。牠在空中上上下下，機身上的偽裝是棕綠色的，好像一片片的鱗甲。急轉着的

螺旋槳發生了光亮，其實牠上面已塗了東西以免牠的閃光太亮。

當我們飛過「風磨頭」時，我們就告別了大地。飛機已到五千八百尺，這是在這次航行中最好的高度。我們希望只用百分六十的力量，因為這樣可以省油。自然我們是相當安全的，可是誰有把握把氣候猜算得準那麼呢！

本握好阿德里斯槍——是雙信號槍，射出時要在直接的方向才看得見——同時又檢對着其他友機。這槍是我們彼此間唯一通訊的工具。——我們都飛得不錯，只有第五號機左翼上的引擎燒熱了，他們已將混合物加了一點進去，現在好些了。——本這麼說。

飛了很久，飛過拉布勒多河，我們注意到外面的溫度降得很利害，空氣漸漸地濃厚了。看看氣候表，知道不久就有慢慢移動的寒流——在我們南方八十英里也有慢慢北移的趨勢。我們要遭氣候的閃電戰的殃了，對這

種進攻不要想逃避，現在只有一線希望就是爬高。

本做了個記號叫僚機靠近點，我們很快的爬高了。黑森巨型機爬得够快的！每分鐘可爬二千二百十五尺，突然一陣急風打了上來，這飛機很天然的發出軋軋的響聲。我們知道黑森機是很牢固的。在這次戰事僅被擊落兩架。有的被擊傷了，有的用一個引擎還飛回了基地。因為寒流在下層推動溫流，使溫暖的空氣往上升，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向高處爬的原因。真倒靛！雨又來了——還有冰粒。在翼上的保溫化冰器都成了白色，當保溫器變形時這些白色的東西就不見了。可是不久又上了白色。結冰比化冰快，因此結冰的範圍漸漸向後推動。駕駛面發出一種奇怪的抖動，冰變形了，真糟！普通在飛機上結點霜是不致抖動的，那一定是結厚了的結果，在下雪雨的時候要在機身左邊發出綠色信號差不多不可能！在這種混亂情形之下這六架飛機真不知會發生什麼變故！而我們現在僅有雙向無線電的話。我們現在飛在一萬一千尺，進入了溫暖的空氣層，又下雨了！突然雨停下來，我們投入了離奇的黑暗裏。

僅僅看得見我們翼上的燈光，有兩三架的九噸半的傢伙飛近了，可是看不到到底飛得多近，在海關天空裏飛行是不見得舒服的。

漸漸駕駛系統的抖動聲音改變了，那一定是冰溶化的結果，謝天謝地——現在你能看見東西麼？」我問本。

當我說完這話的時候，我們正衝過雲層，本大聲的說：「第二號在這裏。」

在我的左邊雲霧裏發出一道綠光，我本能地把機頭向下，我不知道第二號離本多遠，但是第三號的翼端只離我約三尺左右。這些時候在雲裏飛行時，本校對著僚機，「我們都在一起。」他這麼叫喊著。

現在我們進了個新奇的世界，下面是一層珍珠似的雲層，還有飛滾着的雲塊，好像一團棉花給風吹了亂舞似的。天空比一萬四千尺下的海面還要藍，正像「海軍藍」一般。前前後後盡是閃爍的星星，這種奇景「地上佬」(Land-lubber)從來看不見

的。這正是我三小時前重重地關了艙門之後所想到的遼瀾啊！

我現在需要知道我們已飛行好遠了，本拿經驗儀計算我們在什麼地方。他告訴我們飛得正對。我們的處境真不妙！就是前面有困難也不能回飛了。我們已順了西風飛了一半以上的路程，要是我們撞着迎面風回飛的話，在我們未飛到基地時，油早完了。

我們繼續前進，最後本打破了這長時間的沉寂，「這時有些無聊罷！是不是？」這時我們必須發點消息與友機，使「喬治」與我們一起飛行。月亮漸漸下去了，灰色褪散，粉紅色的晨曦出現了。

「喂，真美啊！」本這麼說。現在我們好像隔了模糊的玻璃看那工廠裏的火爐，橘紅色的怒火燒煉着一個個鋼球。溫度上昇之後，這模糊的幕就慢慢的變清楚了。這時球成了粉紅色，一會兒由粉紅色變成了白熱，在下面的大光就褪了下去，好像完工了似的。這是航空員似的日出！

在本的信號裏突然閃出光來，「第五號的引擎又燒熱了。」互相傳遞信號之後，我們舒服的，急峻的滑翔了下去，滑到了一千尺

。在下面有三隻船，這是我們這次航行中第一次看見的船隻。經過這回長期下降之後，第五號的引擎冷卻許多，在我們未着陸之前應該好好的保護她。

在南方是什麼呀！我匆忙的打信號給本，他於是立刻打了信號槍，我希望我看錯了才好！我們的飛機離離得不遠，可是我們離「索」味遠了呀！我抓着玻璃窗。九架德國亨克爾式轟炸機飛了過來。

我就離開「喬治」把黑森機向高處衝。在納粹未與我們碰頭之前能衝進高空的雲層我們才能佔上風。但是亨克爾起來越近了，然而他們突然改變了航線。他們的領隊一定猜中了我們的目的地。如果我們真有武裝的話，我真歡迎來一場惡戰，雖然我被認為非戰鬥員。

本扭轉無線電，希望能找到一個英國電台。此後我們又進了雲層。我們用儀器飛行脫離那些亨克爾，如果不能的話，唯一的希望是下面的漁船中有一隻是有官艦。牠們看見這種情形可以打電求救。這九架德機佔了高處的優勢。牠們構成三個V字形，偏僻的向着我們實際上毫無抵抗力的飛機衝下來。因為德國人知道橫渡大西洋的轟炸機是非武裝的，所以他們一心要挑戰。我打信號叫散佈隊形，正在這個

時候灰色的曳光彈成羣的由V字形的領隊機打來了。子彈打過左翼好像敲鼓似的，可是我握在駕駛器，一點不覺得其麼。我只覺得胃裏有點空虛。砰然一聲子彈打進了機頭的機玻璃。我胃空引起了口乾！這兒似乎壞不了這空虛！我踢舵，不知不覺的落了火。納粹在我頭上約廿尺處叫，子彈蜂擁而來，這也許是從他們機身下的機槍打出來的。幸好救命的玉塊就在前面出現了。

「看得見旁的友機嗎？」我問本「只看見兩架，可是德國人又來了！」他的聲音有些不穩定，我相信我也是一樣。這時心裏感覺到難過極了！

當我們衝了一年進入那半時的雲層時，在後方打來的子彈向左翼上飛過。「我們都出險了。夥計！」我明確的大叫起來，本的臉成了灰白色，我想我的呼喚未免早了點！德國人還可以在雲上端來找我們，或者他們希望我們降低高度呢！現在我們處境不錯，以後我絕不罵罵雲層，甚至於一塊厚厚的雲層。我們在雲裏約十分鐘，又回到清朗的所在。

與，似乎鬆了口氣，他看看地圖說：「如果我們飛快一點，五十分鐘後我們就可降落了。」

我開足航速百分之八十來飛這段路，有時已看出水陸的分界，我把機頭向下，強有力地滑翔下去，英國已隱約在望了。在機場上空我放下滑輪，飛進機場，滑輪在陸上，機身微微有些震動，牠終於沉重的停下了。突然我覺得很疲倦，在八小時五十六分鐘的航行中，除機上少數彈痕外，我終究把這飛機好好的飛到了目的地，其餘的也安全到達。

這地方看起來根本不像機場，場上只有幾所偽裝好的小屋，同一些沙袋。地上工作人員把轟炸機推過草地，送到各方去。片刻時間就不見了。每架飛機都推到四面圍好沙袋的坊裏去，因此如遭空襲，也很難被毀一兩架的。

一會兒飛機又推出來了，牠們去轟炸德國侵略的基地。同時我簽了個合同，我將繼續這樣飛廿多次，每月定為兩次。這次我坐運輸輪回紐芬蘭，真有些不高興。這種世道坐船是危險的呀！

「這兒是愛爾蘭，本。」我大叫「本的回答是「唔」樣子很高

(黃啓宇譯)

在英國夜間戰鬥機站上的 一夜

英·W·葛雷柏

五月十日星期六，那一夜在英國空戰史上，可算是防禦德機夜襲的一個大轉機。那晚英勇的皇家空軍曾擊落三十三架進襲倫敦的德國轟炸機，另外還有十架或十五架被擊傷，能否無回根據地是一個疑問。那次損失根據倫敦方面的估計，是消滅了那晚進襲倫敦的德機總數百分之十的力量。這個打擊給頑強的德國空軍，在士氣上，人員及器材補充上的影響是相當嚴重。那晚我正在一個著名的英國夜間戰鬥機站上。

十點三十分，我們正喫完晚餐，那位空軍中校跑來告訴我該是我們乘車往機場的時候了。那晚天氣極好，偶爾由東面吹來一兩陣夾着花香的微風，令人感覺到一種輕鬆，愉快。一輪明月斜斜地掛在機場上空，看去宛如一具裝置在倫敦那面的照明燈。我們抵達機場正預備下車，鄰近的一個村落發出了警報。我滿心希望我能看見一羣黑影，從場邊的小屋跑出來，奔向飛機去。可是事實全非如此，幾個地面工作人員照舊坐在一條

長凳上，繼續在修理一挺機槍的腔，靠近小屋的門前，幾個駕駛員安閑地，輕輕的在哼着那支時行舞曲「Johnnie Beate」的調兒。待我走進那小屋才明白為什麼他們對德機進襲漠不關心的理由。原來早在我們未到機場以前，第一批夜間戰鬥機早就起飛飛向詹萊一帶，在幾千呎以上的一接應室一來往巡邏等候他們的敵人了。

十一點三十分電話響了。中校，是你的電話。一輛從屋角轉來的牽輕聲音，這麼說着。隔了一會那位中校安靜地告訴我們說：「剛才我們一個隊員在空中打來的無線電話，他的坐機受了一些損傷。但他相信他打下了一架德國飛機。」

「要不要派救護車去？」有幾個人這麼問。於是中校回答說：「不，我想用不着。他一定能平安降落的，祇要我們能對跑道的方向指示清楚。」一陣發動機的爆音使我們奔跑出小屋。借着月光我們可以看

得很清楚，一架飛機在機場上空盤旋，等候降落的信號。幾秒鐘後，跑道被洪光燈照耀得雪亮，發動機的爆音震動了整個機場。一架飛機平安地降落在跑道上。

這看來頗像一幕話劇中的反高潮，當那個駕駛員和他的槍手，凍得像一段黃瓜似的，從座艙中爬出來，跳動了一回，對那位中校說了幾句話，就走進了那間小屋。一個機械士扭亮一枝電筒，將機身照得很清楚，在近機身上半部的地方，發現一長串機槍子彈洞。我慢慢走進那架飛機，突然聞到一陣氣味，酷肖溫科生地方的海鱗皮似的怪味。我問一個飛行軍曹，他告訴我說：

「啊，是的。所有的德國飛機全有那氣味。我相信那是從他們用的汽油中燃戰時發在機子上發出來的怪味。德國的坦克車和鋼盔有着同樣的氣味。」

這個飛行中隊上用的飛機是英國「布里斯多爾(Bristol)」廠最新出品，發動機，叫做「Beaufighter」的夜間

戰鬥機。機身漆成深黑色，（普通英國的白晝戰鬥機通常漆成棕黃色，和綠色的偽裝色彩）裏面很空敞，外表看來與轟炸機無異，可是牠有同戰鬥機一樣的速度。那位中校告訴我，機上裝着一種感應性極靈敏的儀器，靠着這儀器的指示，能够指出敵機的位置。這儀器的詳細構造，自然是軍事上的秘密，外人無從得悉。一個站員告訴我，由于屢次的試驗和改造，這秘密儀器的效率漸次增進，已由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假使能到達百分之七十的時候，德國飛機就不能再來英倫夜襲了。

小屋裏面，圍着火爐坐着很多人。他們中間不時有人走向一具熱水瓶倒飲一杯熱的朱古力茶，這是一種在他們值班時，常飲用的強烈飲料。下了班的駕駛員和槍手，有的趁閑倒在壁床上小睡。在那個駕駛員降落，回到小屋後的半小時，一個才從壁床上起身的駕駛員，口中含糊的說：

「嘿！我選出了你打下那架德國飛機的原因來，今天晚上你是第三個起飛呀！」這個站上的夜間戰鬥機隊員都很迷信。他們相信第三，第四是他們的吉利數目。所以第三個，第

四個起飛的駕駛員往往被大家認為是作戰時最易佔着優勢的幸運兒。截至五月十日止，這個中隊擊下敵機的官方紀錄是二十五架，另外更有十幾架的紀錄未被證實承認。

雖然 Beaufighter 是專為防禦皇家空軍的標準白晝戰鬥機如「暴風」式「噴火」式，「挑戰者」式（Doris）在夜襲戰上亦有着顯著的功績。在月色明朗的夜晚，一個訓練有素的白晝戰鬥機駕駛員，他能在薄暮破曉時的一樣容易咬住敵機的尾巴而把牠打下地來。那些專門被派去飛夜間戰鬥機的駕駛員，通常被大家稱為「貓眼」。

夜間戰鬥機最重要的條件是須具有良好的眼力。因為雖然在起飛時，機場上有各種裝置使你平安起飛。但是有時候一個駕駛員須飛近敵機到百碼以內的距離，然後在一剎那，掀動機槍和鋼炮的電鈕，將牠打下來。普通一個人從光亮的地方出來，需時四十五分鐘之久，才能使縮小的瞳孔張大，習慣於看黑暗中的東西。因此夜間戰鬥員在值班的時候，通常都戴上黑色的避光眼鏡，或坐在一間光線幽暗

的小屋中待命起飛。報紙上常登載着多喫紅蘿蔔能够增進夜間視力的廣告，更有幾份報紙用「紅蘿蔔」這個諷刺來代替幾位夜間戰鬥能手的名字。事實上夜間戰鬥員喫紅蘿蔔，并不比白晝戰鬥員喫得多，雖然他們在攝取營養方面要比白晝飛行員注意些。夜間戰鬥員的食譜與人不同的是多量的蔬菜，燕麥麵包，和含有各種維他命

的藥片。夜間戰鬥是一種比較專門的任務，因之夜間戰鬥員有享受某幾項特權的特遇，例如在白天他們能儘量睡眠，隨時得為他們準備着飲食，他們能常常請假休息。此外他們還有在戰鬥完畢，不受長官長時間詢問，和隨時可向長官建議對某項事件改善的特權。

夜間戰鬥機站上的神經中樞是一個指揮塔，牠的功用與普通商用航空站的指揮塔頗彷彿。牠管理飛行場內一切起飛，着陸的事情，指示飛機在空中巡邏，直到飛過廢棄為止。有時因天氣轉變更須通知空中的飛機用另外一個機場着陸。每次空中巡邏的時間長短，隨天氣，機種，戰鬥情形而不同。駕駛員經常地與指揮塔利用電

訊取得聯絡，差不多每秒鐘駕駛員須將他的行動報告給指揮塔知道。同時指揮塔亦不時通知駕駛員敵機方位和行蹤。由於這個與商業航線上所採用的陸空聯絡法，有著雷同之處的制度中，我們能得到為什麼有很多商業飛行員，開戰以後，都紛紛投軍空軍夜間戰鬥員的答案。

一點三十分，一架雙發動機，德國轟炸機的引擎在頭頂上響着。我們二次跑出小屋。這回我希望看見的是，一架着火下墜的德國飛機。滿行一刻一個槍手問道：

「這次是誰在上面？」一個倫敦

口音的機械士回答說：

「中校自己出馬，我相信他一定會把德國鬼子打下來的。」突然很清楚地我們聽見 Beaufighter 關尼馬的吼聲。在北方的轉機所同一方的上空響着，我們睜大眼睛，傾耳細聽，希望機輪或鋼炮的火光和聲音會傳進我們的眼簾和耳朵，可是什麼都沒有。我們所能看見的祇是擴展寬會中表演花式燄火似的，由東北角高射炮陣地射出來，滿天飛舞的曳光彈。

二十分鐘以後，那位中校回來了。他安閑地像剛從外面駕駛汽車回來

似地走進小屋。

「你打下了一架沒有？」我問。

「是的。」他回答。我問他其中經過的詳細情形。他說道：

「那太容易了，我祇在四週飛了幾秒鐘，瞄準牠。當我掀動機槍電紐時，可以看得很清楚，一片片的金屬皮隨着機槍的火子剝落下來。那是一架亨克爾（Heinkel），幾秒鐘後，牠着火墜落在幾哩外的田裏。」

第二天早晨，那位中校看他的機械士將第六個白色的小字漆在他的 Beaufighter 的機身上。

（李文達譯）

校完小記

新年前後，空軍有兩次戰績，可以告慰同胞。其一是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昆明空戰擊落敵機六架，另一是本年一月八日出擊湘北協助陸上友軍的戰鬥中，以X架轟炸機的編隊擊落敵九七式轟炸機五架。前者，本期以「靈島」一文作了忠實而詳盡的報告；後者，下一期將有更生動的記載，請讀者拭目以待。

太平洋上大戰爆發，顯顯英美略

於不利，是毋庸諱言，而且不可避免的。岷山先生助論文，警闢而公允，有一回顧，有前瞻，對於空軍在現代戰爭中所居的地位和所具的威力，闡述尤詳，至於文筆的活躍，更其餘事。

「英美空軍特輯」中的四篇文章，內容充實，譯筆雅達。所遺憾的是這裏未能包羅二兩篇太平洋上空戰的文字，時間無及是一個原因，而外國出版物來路困難更是主要的致命傷。慢慢設法補救，相信困難總會克服的。

武人先生的「九死一生」，是小說，也是史料。裏面所描寫的 Hole 苑金函是「志航大隊」一位老將，想來讀者是很熟悉的。

「坦克攻擊機」這類的文章，在本刊說來，稱得起是一種「新穎」。通訊一篇，時間性已失，但合川這小縣實在值得人們永銘於心，而且在一個以鼓吹「建設大空軍」為職志的出版物，是「應該」替牠多所表揚的。

陶雄（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向東飛后，燈光就滅了。我們現在出發了。

「一切都行了罷？J」我這樣問，J是我們的隊長，他是個二十五歲沉默寡言，不擺架子的小伙子。他是空軍少尉。他用溫和的口音簡單的回答我：「一切都行了。」

要精細的描寫夜間飛行怎麼可以呢？所獲得的，所發生的，所聽見的都有限。沒有什麼可說的，只有坐着等——因為大家都不歡迎的戰鬥機還未出現。在戰時的都市都沒一點燈光，除少數可見的地下目標外，你用不着躊躇不前，當我們爬高到三千英尺的時候，我看見模糊的海岸綫。

飛得好像很慢，沒有什麼特別的，有時候我認出地平綫，慢慢地牠們又不見了。突然一塊雲遮住了我的視綫，現在我們在五千英尺了。我覺得有些冷。我忙穿上厚毛絨衣，毛靴子，戴上毛手套，穿上皮大衣。我扣好扣子，看見溫度表已到了攝氏零度了。冷是真冷！但是當前的問題還多着呢！我們到一萬二千英尺的時候，任何人都有些吃不消了。無論怎樣我們得禦寒，我關好窗子，放鬆心情，這樣也不錯。

我們飛過雲層，往上爬，我們才飛一個鐘頭已飛入了仙境，到了雲的頂端。可真有趣呀！月亮發出銀白色皎潔的光輝，從遠遠的地平綫爬了上來，他把白色的光輝射滿了我們這個範圍。

要描寫出那種美景是不容易的！雲海被月光照得比雪還白，真是美極了！永遠是那樣不變同迷人。突然一陣風來，吹散了雲幕，這真有些殺風景，如果我們只要欣賞這奇景的話……

呀！我伸了身體左右回顧，在同樣的距離內可看見光彩的變化無窮。這裏有尖銳的戰鬥機在荷蘭海邊巡邏，我河惡的身體不自主的躲避起來了。

我們跳山越嶺，一會兒在月光裏，一會兒在大霧裏，這玩意兒真有趣！真美！運氣不錯，我們好像到了冰層，冷是冷的要命，可是沒有結冰，我馬上感到有些狼狽，可是并不是支持不住就是了。

五十分鐘之後，我們突然衝進了月光同清朗的天空，這真是驚心動魄的事！天氣的良好證明了氣象員的判

斷不錯。我往下觀看。看見地上的小物體，一條小河，一路黑色的森林樹細長的道路。我們在上空繞着圈兒，想找一個物體做中心點，最後我們找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現在在什麼地方了，這兒離我們的目標三英里左右，不來門的城區同海港。

我看看高度表，現在是一萬三千英尺，溫度低到攝氏零點下十度，但是我并不覺得冷，熱水管是一條彎曲的橡皮管，很像動物園裏伸出來的象鼻子，在飛機裏這東西很有用的。我把牠插進我的短大衣裏面，讓所有的舒服的熱氣把我包圍，我的手足趾是保護好的，鼻子藏在我的面罩裏，無論怎樣我總站在崗位上。

要以為這是一羣羊。趕上殺場是不對的，我知道前面的一切情形，我不是一個冷眼旁觀者，所以那種想頭我不會有的。駕駛員，航員都往下看，尋找着目標的記號，好像看不見什麼。我用電話詢問，可是回答也是含糊。實際上，我覺得我們已靠近目標了，我悠閒的從風罩看出去，看見沐浴在月光裏的景物，在我下面滑了過去，我突然看見地上閃了一朵橘

藍色的火把，四五秒鐘之後在機尾爆開了。這一大簇火星，第一層打得本壞，離我們後面僅四百碼，高度非常正。

「此地好像不容氣呀！」我在電話裏大聲的說。

「真不壞嗎？」丁回答我。

飛機側飛得大和害牙，我們滑了下去，丁這樣伙！我聽得只有少數駕駛員能够在目標上空這樣輕急變的，轉急變是一種技巧，做這種動作時飛機要改高度制航程，在接近目標之前飛機上下左右的翻騰，這種翻騰可以欺騙地上防空部隊，因為防空部隊要求砲火準確所以飛機是在穩定的高度，航程才開始。第二砲打得近了，好像還是在我後面，這回打高了些。

此後我欣賞著火砲的表演，只要不打得太近那是很有趣的。你可猜想第二砲將打在什麼地方，這時什麼也沒有做的。德國人對於利用聲響開砲確實很有辦法，我看不見探照燈的燈光，雖然在我們前面很多。我把頭伸出風罩去看。

冷風打上面來，吹得我淌眼淚，每小時飛三百英里風功够急了。但是

我還可以看見在前面有許多的銀色綫條參雜在月光裏，他們在空中慢慢的飄動，有些兒威脅我們，在我們後面亂跳，這些可愛可畏的東西漸漸地四五個集中在我們這個方向來了。這好像是在表示我們在揚揚得意的大步前進。砲彈隔得很近了。打得永遠是那麼準！我的頭腦同身體開始緊張了。他們什麼時候發現我們的呢？這是很技巧的在德國天空上轉來轉去，這使地上的人不易發現我們。我們正確的目標是城市區域東北方的船塢，修船廠，機庫廠。這種船塢他比長得伸到海裏去，在月光之下是很容易看見的，而且因之與他有關係的各種目標也顯了出來。我馬上就看見了全景。現在是試投時間了。要投得準確，那麼航線要飛得準，高度要穩定。就在衝過目標上空時的幾分鐘，手槍朝下看着我目標。

那晚上我們很順利，我口有點乾燥，飛機飛得很穩定，這時候我懷疑丁他是否開了馬達衝下去呢？這是緊張的時候。突然間飛機好像一變脫免，機身歪了，我被送到旁邊。砲彈正在我們下來時爆炸了，大約只有百十英尺，他把機身推動了二十五英尺。

過了一會，我想現在是在旋轉下降了，機身轉得很利害，我聽見螺旋槳在怪叫，只有飛機在急降時才會發出這種聲音，後來丁告訴我，那時駕駛桿在他手中，幾乎要失了效。他盡量的挽救這飛機，他在空中亂轉，可是一會兒就飛穩了，我想如果下一顆砲彈再打來的話，我們就完了。

「現在是時間了。」丁大叫。

喬治——我們的航員兼投彈手，回答說：「盡力維持這個航線。」

「我滑入傾空了。」丁回答。

機身略略有點歪。我看著天空，地平線漸漸地不見了，在那種情況之下，飛機的速度是不易感覺出來的。我知道我們現在朝東的方向往下衝，每小時速度三百英里，一會兒馬達聲音停止了，我們往下滑翔，在半秒鐘內我們下降了好多英尺。沒有一個人說話，我覺得耳朵有點難受，突然增加的大氣壓力，我們是注意的。我用力壓住鼻子拚命的吹氣，我的耳鼓外凸，這樣減少了耳內的疼痛。我看著高度表，知道已降到六千英尺了，這時候似乎有苦吃了。當飛機歪倒時我覺得有點緊張，不過馬達並立刻又狂吼了。

「你抓着牠們，」喬治大叫，「不讓牠們跑走。」

在靜靜的夜裏，成千成萬的燃燒彈，高度爆炸彈丟在下面。幾秒鐘之內這些金屬的傢伙就要與地面接觸了。

「我差不多跳了下來，」手抓着風單，正面大批橘黃色的火光爆開了。我不要看炸彈爆開呢，」把機身倒飛，這使我們很難工作。他又急轉了，真緊張！在幾秒鐘內我們週圍的空氣又有生氣了。在我們後面有探照燈光，無數的曳光彈向我們打來。牠們的顏色由橘黃變成了綠黃色。牠們慢慢的走上來然後從容地掉下去，這造成了非常的美麗火花的泉源。整個的世界成了一枝龐大的羅馬式大蠟燭。我勉強不去看她。

現在我從邊窗看出去，」把機身側飛成了幾乎垂直的程度。差不多我們在滑翔了。我在黑黝黝的地上同伸出海面的那塊地上集中目力找我們炸後的目標，我想一定出了什麼岔子，這時已是投彈後五分鐘嗎？電話機靜靜地。突然，在黑暗裏發出很多大的火源，一個一個的爆開。炸彈剛好跨過目標。

「炸得正是地方。」我從電話裏大叫。有三處爆炸了，第四處在掉在近碼頭的海裏，投得不錯，喬治！」

「燃燒彈引起火沒有？」喬治這樣問。

「給大家看的機會罷，」我回答，「」把飛機飛得像一隻大鳥似的，我怎麼可以看得清楚？」

以後我們在城市的高空盤旋，看見的東西使我心中有些驚異，不來門船塢成了地獄。就是在二萬二千英尺也可以看見四五英里外燒着的堆棧，巨大的濃煙一股一股地起來了。黑色的濃煙反應出可怕的紅色火花，有時候是高射砲的火光，大一點的當然是炸彈了。

真的，看見這活地獄的光景，我快樂的心情都給壓着了。我們不時地看見燃燒彈的火光。燃燒彈一爆開之後，新的火頭又起來了。在亂雜的花裏可以看出許多火頭慢慢的連在一起，有的房頂燦爛之後又是一片火光。有時看見可怕的爆炸彈，把高樓大房推毀了。這時我很高興，因為我想到了聖保羅教堂同工業區的被炸了……

正在我們高興的時候，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把飛機慢慢地一點一點降低了。我們想到機身的顫動同機槍高射砲的威脅。牠們爆發的火光幾乎使我們看不見東西。」掉了機頭往家飛。慢慢地，以前在我們腦中的那些情形就消失了。我們真高興，我們唱着「吉爾勃利莎麗文，」那段歌是「虹之上」歌裏的。

小的雲塊很快的衝過去，我們馬上就看見了西邊的海岸。冷得真利害！存我們未到阿爾海岸之前，我們已浸入寒流，在皎潔的月光裏，灰色的霧罩降了下去，我們的歌唱停止了。因為凍上冰使操縱綫都有些不靈了。霧點貼在機體上，使飛機加重了許多。

我們很快的往下降，我耳朵又痛起來，我們鼻子出着猛氣，搓着手，揉着臀部，捻着腳趾，我們都瞧着高度表，我們已到了二千五百尺的上空。」把飛機直着前飛，黑暗在我們下面，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在艙內發出一陣驚人的亮光，我應該說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是探照燈光照進了我們的艙裏。」亂叫起來了。正在這個時候，曳光彈打了上來，我想那是高射機槍。」又在天空急轉了，那光就跟着我們，我知

盆沙可拉——美國海軍航空學校

李文達譯

在明輝的北佛羅里達曠空之下，最近墨西哥灣入口處盆沙可拉（Pensacola）地方，這裏將有八百個美國青年開始學習飛行，其中有些是剛開始學習飛行的新人，有些是已可駕機縱橫空中的老手。但他們都深信，待訓練期滿，被派到艦隊上去服務獲得實際經驗以後，自己就會變成世界上第一流的戰鬥飛行員。即使軍事專家亦贊同此說。

美國海軍界對盆沙可拉非常重視，並且抱有厚望，他們曾誇示說，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比盆沙可拉更完美的海軍航空學校。尤其在時局緊張的今日，有這麼一個地方確是不易。盆沙可拉給一個由城中走了八英里路，來參觀的人的第一個印象是「混亂」兩字，一眼望去是龐大的機場，磚砌的營房，散開在場邊的棚廠，耳朶聽見的是永不停止的發動機吼聲，四五百架飛機在頭上向着四面八方飛去。當參觀者被這些景象怔住的時候，成羣的小型教練機，通常被他們稱作「黃色危險」的，飛了起來在空中做着

各種看後令人為之倒抽一口冷氣的危險動作。翻個大筋斗，側滑降落在一個面積小到令人難以置信的機場裏，靠近水那邊，機身粗短的水上戰鬥機，巨型的海岸巡邏機，個個從盆沙可拉灣起飛，在海面上練習轟炸，或是擊拖靶，遠處却有高速的戰鬥機在空中作練習性質的纏鬥。參觀者或許不會明白，為什麼飛行次數如此之多，但失事却不多見。祇要你在那裏多逗留幾小時，就會得到答案的。在盆沙可拉表面情形是混亂，熙攘不堪，但後面隱藏着的却是鮮明的紀律，和極嚴格的海軍航空規則。

盆沙可拉是美國海軍廿二年來訓練航空人員的唯一所在。最初牠是一個船塢，一九一四年正式改為飛行人員訓練站。當時牠祇有三個教官和八架飛機，上次大戰時牠曾訓練出二千以來的駕駛員，以後幾年會一度被人忽視，現在非特恢復了舊有的地位，并且重要性遠過往昔。爲了想增加駕駛員的數量，學校當局特將訓練時間縮短，由十二個月減至七個月。

每月訓練出來駕駛員的數目，已由九十名增至二百五十名，但海軍界仍不能依照原定計劃，擴充他的勢力。他們希望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盆沙可拉每月能招進三百學生，并且同時在別處兩個新辦盆沙可拉每月再招收五百學生，三百個在賈克孫維爾（Jacksonville），二百個在考羅斯·克里斯地（Copus Christi），每年數這一萬個學生，至少須有二千名以上的飛行教官。

在盆沙可拉有十四種不同的學生，常備役的海軍軍官，飛行生，應募而來服役的，和少數的海軍陸戰隊軍官，這些學生中，外面報名投考進來的却佔百分之八十五。投考的資格是未婚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二十七歲以下，至少修畢大學二年級的課程。入學前須經過一次極嚴格的檢查和心理測驗，每次招進新生的數目，通常是報名時的百分之三十。假使他是這百分之三十中的一份子，他就先被保送到另外一個海軍飛行站上去。在那裏他有十小時與教官共同學習飛行，他將被教官細細的考查，看他到底是否一

個值得政府花上一萬金元的訓練費，將來合成第一流的飛行名手，假使他確係可造之材，那他就將有被保送進益沙可拉的希望。

在益沙可拉八百個學生中，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左右，他們來自二百七十個不同的大學，其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得過學士位的，其中有醫生，律師，藥劑師等等，但有一件事情相同的，就是他們都有一個健全的體格，或許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地方像益沙可拉，擁有這樣多體格健全，容貌端正的青年男子。

但是單單憑一個好看的外表，并不能得到海軍部的委狀，祇有個人的飛行能力，加上地面訓練才能達到這目的。學生一進益沙可拉首先遇着的事，是六次嚴格檢查，和每人領到一套制服。學校課程時間的分配大致如此：最初兩星期是給學生講解海軍中的一切禮儀規則，和基本軍事訓練，接着是六個星期的地面訓練，裏面包括航空學，無線電收發，發動機結構，和氣象學。在地面訓練開始的第三個星期，學生輪流地在第一飛行隊開始受飛行訓練，在那裏他開始學習起飛，着陸，小機，降落傘等科目。

開頭與教官同飛，後來就單獨飛行，漸漸地他學會急轉彎繞過標塔等特技飛行了。

這樣的訓練滿九十小時，和經過一次飛行考試後，如他及格，就可升進第三飛行中隊，那裏他學習駕駛型式較大，目前正在海軍中服役的飛機，從此他有被派到另外三個飛行中隊中任何一隊的可能，第一中隊的機種是戰鬥艦上，或巡洋艦上的水上戰鬥機。學習的科目，最主要的是怎樣從艦上的射出機上起飛。第四中隊的機種是雙發動機的海岸巡邏機，學生輪流學習領航，無線電收發，駕駛，空中射擊等科目，要是他進了第五中隊，那他會受到最高級的訓練，學習駕駛那種航空母艦上的高速，單座戰鬥機。科目包括俯衝，轟炸，纏鬥和盲目飛行。

這些科目共需時七個月，訓練期滿他就能得到一枚海軍航空後備役的飛行徽章。同時被派到艦隊上去服役，以後他就是美國海軍航空隊中的正式一員了。

三個星期，學生輪流地在第一飛行隊開始受飛行訓練，在那裏他開始學習起飛，着陸，小機，降落傘等科目。

正式一員了。

自美國生活雜誌

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

薛海燕

今天，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內心充滿着無盡的欣喜，好像愛人定情的初會，我就沉醉在你溫暖的懷裏。

今天，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一飛飛到日出的紅霞裏；你好像白花園內的蜜蜂兒；且飛且唱着美麗的歌曲。

今天，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低低地掠過麥海的浪尖；你好像暴風雨中的海燕；帶來了祖國的勝利。

今天，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你們都是百戰風沙的鬥士。你們是為了自由和正義；你們是為了建立不朽的戰績。

今天我們駕起X-1式驅逐機！相信你活潑的心性，堅強的志氣，為了祖國！我們決心要勇敢地愛你。

一九四一，春天。

九死一生

武人

「八一三」淞滬抗戰後的第十二天。
 在上海中德醫院二樓的一角，闊大的甬道上站滿了熱心的人們。陽光從甬道的一端透進捷克製造的顏色花玻璃，照射着那些站着的人們的鉛樣的臉，悲憤的情緒從每個人的舉動上表現了出來。

卅八號的病房裏，病榻的周圍，站滿了新聞記者，有人在那里細聲的談話。兩位白衣女護士斜靠在接受傷者的枕邊，用手扶着她的頭部。

「祈望他活着，上帝保佑！」她用杭州土話斷續的說着。「……我躺在血浴的公路上有半天一晚之久，到今天上午才被軍隊救了回來。」微弱的聲音蕩漾在這肅靜的空氣中。

記者們開始沙沙的寫着。
 「我流血太多，不能再活了，但是祈求上帝保佑他！」疲困的脖子仰視着天花板，兩只手痙攣的顫動了一下，繼續着說：

「當我醒回來的時候，祇見到八個殉職的同伴伏臥在路旁，但是上帝啊……躺椅上已不見了他。」在她仰視的眼眶邊墜落了兩顆晶瑩的淚珠，呼吸顯見得迫促起來。
 楊樹浦敵軍的高射砲發狂的吼叫着，人們的心緒在憤怒祈禱的交織中，一緊一弛的起伏，記者們的視線都集中在窗外疏曠蕪蕪的蒼穹，膽怯的人們慢慢的向牆邊移動。

突然間病人「歇斯底里」的叫喊起來……
 「我們的空軍來了，大家救啊……」
 醫生慌來勸告記者及那些熱心的人們，不要再激動病人，當人們退出病房的時候，壁間凸出的紅燈已經在那兒閃着光輝了。

下午五時正，賣「號外」的報販在街上叫喊：「大勝利」，「空軍又獲勝利」，「陸軍反攻勝利」。聲音如飛而過，街上的人們一團團的狂熱的圍攏着高聲誦讀「號外」。臉上浮起了不可言狀的愉快，路人踏着輕鬆的腳步走着，滿街百貨商店的收音機播送着勝利的消息，上層樓的公共汽車上，電車裏，站台上，到處都在傳播着這個勝利的好消息，別處傳來的爆竹聲，很快的從這一條街道傳染到另一條街道。上海的市民都被投在狂歡中了。

三十八號病房前的紅燈突然熄滅了，被訪問者的生命的火燄也在這勝利的歡呼中熄滅了。
 同時，上海市郊的另一角……一個戰地記者乘坐着紅十字會救護汽艇開往蘇州去搜集戰地新聞，他會着一位他想會晤的英雄，事後他的筆記上這樣寫着：

南京大教場的塵土在晨曦中翻揚着，十二架霍克機，六架波音機，掛着炸彈的輪逐機分三個編隊羣，負着任重肩鉅的使命出發了。第一編隊羣的霍克機担任着轟炸瀏河登陸的敵軍，第二編隊羣的霍克機和第三編隊羣的波音機

，担任着驅逐掩護，在七千英尺的高空前進。從這一團塊雲進入了另一團塊雲，全民族的熱情與祈望，從首都上空的馬達聲中傳到前方忠勇將士的耳邊。

時間經過了一點十分，編隊羣飛越常熱上空的時候，領隊機率同着爬高到一萬英尺。

長江的三角洲已在望，地面上的烽火焦烟彌漫了天際。這裏正在進行着民族浴血的神聖抗爭。

領隊機仔細辨識了瀏河的地形，正想進入投彈道的時候，突然間發現九五式敵驅逐機九架在前方巡邏着，那時機羣的高度佔着優勢，無須理會牠，高速度的馬達仍牽引着螺旋槳繼續前進。

出乎意外的從雲塊中突然衝下一架紅徽驅逐機，猛向着我第一機率襲來。第三分隊三號機上的鬥士——苑金函

機警的發現了這個動作，回頭一瞥，後面的掩護隊還未趕上，情況非常危險，領隊的生命已操在敵魔的手中。

時間上已不允許他考慮，或是和敵機做聯絡記號，便決心關了油門，返身去迎擊。在這一剎那間，理智完全控制了生死的恐怖。當敵機向下衝擊時，苑鬥士即反轉追隨下去。

去捕擊射擊，一陣鐵彈擊中了敵機的命脈油箱，火花油焰混成一團，在雲層中墜落下去。苑鬥士無心戀戰，立即開

大油門循着投彈道飛去。編隊羣已不知去向，地面上爆炸的塵土，鐵屑，戀戀的飄浮在空中。

在濃煙的邊際發現有未死的「靈魂」在爬動着，霍克機翼下一連串十二顆殺傷彈，在俯衝的姿態中着陸，這一

幕比倭國國防婦女的「送征歌」更要刺激。

冷不防塊雲中又衝出了二架敵驅逐機，佔住他的上空，苑鬥士正想格鬥的時候，突然昏暈過去，不省人事，飛

機亦變成了尾旋下降。至三千餘英尺的高度時，被強烈的急風又吹醒了過來。苑鬥士看到了這樣九死一生的危境，一個生死的刺激重重的敲在他的神經上，本能的將操縱桿拉直，飛機立刻改出平飛。速度太大了，身體好似有些受不了，想把油門關小些，却感覺到一切都有些異樣。

原來左手掌上。中了敵彈，穿了一孔，不能把握油門，風擋已打碎，左耳根上一彈，風鏡已不翼而飛，耳根上的鮮血隨着螺旋槳的風渦，往後飛洒，飛行衣上滿處破碎，八顆子彈，鮮血染紅了遍身。但是，他異常鎮靜，檢視了方向，想循著三百三十度飛回防地。但經不住去了風擋的強烈急風，鮮血不住的飛洒在空中，體力已感到不能支持，飛機飄至羅店附近時不得已開始迫降了。可是中彈的左手已無法伸出關閉油門，他機警的用膝蓋夾住了操縱桿

，俯身將右手去關閉油門，再看電門把已擊斷，更無辦法。飛機的速度祇能減小了他的前進力，而不能停止他的前進力。苑鬥士用盡了他最後的努力，而流血後的體力實在無法支持，神智又漸漸的昏迷，在模糊中，飛機衝入了水田，連翻三個筋斗，機身豎立在田埂邊。苑鬥士墜位，保險帶纏繞了，他硬抽出了數丈遠，上體栽入水田裏。

×××附近有两个農民不認地棄他的田園，株守在他。揮飛越的茅屋中，等候他們的農作物成熟。他們聽到這奇怪的落地聲息，在茅屋的小窗內驚奇的窺望。他們認識飛機，更認識青天白日的國徽，又發現了一個人體栽入水田中「拿大鼎」。他們想：現在該是我們的責任了，迅速將

門板昇了出去，讓昏迷過去的飛行員躺上，後者眼鼻耳孔都填滿了污泥，他們看看自己身上的新布襖，恐痛的將裏襟扯了下來，把他的臉上行了一個清潔運動。……

吸暢通。他們決定把他送到紅十字會前方救護所。可是天空的砲彈不斷的嗚呼着，像寒冬的烈風吹着柳梢。大約有三百呎長的田埂上，他們抬着傷員匍匐前進。突然一個巨響的砲彈在他們附近爆炸，兩個忠實的農民習慣的倒在水田邊去躲避爆裂的彈片。苑鬥士在震動中蘇醒過來，看到兩個健壯的體型在把他抬在肩頭前進著。

走了二百呎的模樣，進入了一座軒敞的民房，這裏駐紮着「紅十字會前方救護所」。一羣臂上圍着紅十字的救護人員，看到抬着的飛行員，都熱情的圍攏來檢視慰問。廳裏裏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大夫，八個護士，把苑鬥士的創口洗淨了，包紮好了，便異常欣慰的輕輕的向他慰問經過情形。

最後他們一致堅決的主張把他抬送到車站，轉送上海後方醫院。可是他們預備的担架都已抬着重傷的將士運走了。

一個傳令兵匆忙的進來報告：「羅店大部份已失去，前線異常吃緊，在援兵未到之前，奉命一律往後方撤退！」傳令兵又急遽的跑步走了。

慌亂，緊張，騷動，充滿在這間廳堂。

苑鬥士看到這種情況，自問行動困難，形勢緊急，獲救的希望很少了！輕輕地對愁眉緊蹙的護士說：「這裏已經危險得很，你們走吧！別顧慮我，假如援軍到得遲的話，我還能自救的。」

她合着眼，勉強裝作天真，伏在他的胸前安慰著：「我們在前線工作本來就危險的，別顧慮這些，我們無論如何要救護你的，這樣死了好能瞑目呢！國家正需要你啊！」

兩顆晶瑩的淚珠從她的頰上落了下來。

護士們在匆忙中預備了一張藤椅，用兩根木棍架着，把他送到二百呎以外的車站門前，等待便車帶運。

十分鐘後，他們看到公路的另一端有十來個士兵僵僵前進，希望充滿了每個人的心田，看，我們的軍隊來了。得意的呼聲驚動了前進的士兵和躺着的苑鬥士，他從躺椅上支撐起上身，仰頭瞻望，「啊！快走啊，日本兵！」他們猶豫的站着呆望。苑鬥士難過的躺下了藤椅。

鎗刺對準着每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胸膛，一個獸兵，掀起了苑鬥士身上所蓋的毛巾，見他血污滿身，診了診他的脈搏，似乎生息很微。另一個獸兵又精細的察看了一番，用懷疑的眼光，在他的胸上刺了一刀。鮮血在襯衣上冒出來，伴死着不動，獸兵把毛巾被給他蓋上。「動一動就叫你死！」苑鬥士理智很清晰的忍受着這殘酷的苦痛。

紅十字會的救傷人員——醫生和護士感覺到死亡的恐怖，狂呼奔逃。一陣鎗聲過後，苑鬥士睜開眼睛看到九個屍體已伏臥在公路兩側的田坎間。

敵兵們沿着公路匍匐前進，祇留着二個看守他，一個咕嚕着又跑步回去好像是去找人搬運這個受傷的飛行員。另外一個取了一條長凳挾着鎗刺與苑鬥士的躺椅對坐着，對視了有一個多鐘點，苑鬥士一直伴死不動。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守候的獸兵好似有點口渴的樣子，跑到車站上搜索了好久，找到一把水壺，掬了掬，裏面已經沒有水了。又回來對苑鬥士注視很久，看他的模樣有點忍受不住了，於是又跑向離車站一百呎後邊的農村去取水。可是他對躺着的飛行員放心不下，邊走邊看的注視着動靜，在走到村屋的門前之後，又持鎗注視了許久，看

一切都沒有異樣，才放心的走進了屋內。

苑鬥士半睜的眼睛始終不懈的注視着這些動作，他自信生命的延續，僅是時間問題了，滿身創傷，脫險逃已無能為力。作大中華民族第一個俘虜，這是多麼有辱國體的事啊！腦筋裏反響映現着，往事如電的馳過，不成功使成仁吧！精神突然緊張起來，用右手去摸他的左輪鎗，可是，他已不能記憶手鎗是在什麼時候丟掉的。死的朱國又是一個新的刺激，他祇有再想到生的路上去，仰起身子又看到了九個伏臥的屍體。彷彿柔軟的頭髮又在他額上磨擦，細聲的杭州土話又蕩漾在他的耳邊：

「……國家現在正需要你啊！」

啊！這九個熱血的青年，為着保全國家的實力，救護戰鬥人員，而有代價的犧牲了！難道我能這樣無代價的結束嗎？

精神的高度刺激使他瘋狂了，掀開毛巾，脫去了飛行鞋，把飛行衣的褲腳捲上了小腿，向水田小徑上狂奔，到處選擇蔭蔽地帶竄跑，過河涉水，越溝跳渠，用他九年來球場上奔馳的身手，跑到了蘆葦濱的河邊，遇到了幾個當地的老百姓，他知道這些農民都有充分的愛國熱忱，對他

們訴說着所受的遭遇，懇求援救。他們聽說是飛行員，更

感到欣幸，便有人建議用王家屋內的新舟載他出險。苑鬥士這時深潔的感覺到這次抗戰把軍民已打成一片，精神上得到意外的安慰，鉛樣的心放沉下去了。

一個農民告訴他：這裏已離開離店十五華里，可說是離開了危險區域。苑鬥士精神驟然復散，不由自主的倒在

鄉人把王家的小舟，擱置在水面上，輕輕的抬苑鬥士

射上小舟的中艙，用柳條草枝掩蓋着身體，前後槍上坐着

兩個健壯的男子，緝擊飛馳向既定方向搖去。路上碰到張

治中將軍的軍隊在疾走增援，一個軍醫便被派到這隻船上

來救護了。

苑鬥士流血過多，神志又趨向昏迷狀態，瘡口開裂，

軍醫把裝後轉送到崑山前方醫院，到達時已夜半黃昏。第

三天黎明，施用手術，又遭遇到九架敵機的俯衝轟炸，他

在煙火瀾漫中被救上了汽艇。

舵工高喊着：「蘇州後方醫院到了！」

苑鬥士撐起身子看了一眼窗外擁起的浪花和飛濺的泡

沫，便恬然的又把身子放倒在艙板上。

凌空殺敵，長征殲寇，受萬人崇拜景仰——

你願意獲取這榮譽麼？快來投効空軍！

坦克攻車機

儼相若

大夢幻家希特勒，他的整個生活都沉浸在荒唐的夢幻裏，他成天發着夢囈：征服全世界。

戈培爾這位神經質的吹牛家便大顯其吹牛的本領，把元首的夢囈誇大的朝外播送。

愚蠢的國民黨員們，聽了希特勒的夢囈和戈培爾的吹牛，於是便像瘋狗樣的把全國都弄得騷動起來了。

他們爲要效忠元首，實現元首征服全世界的荒唐的夢幻，他們兇狠的逼着他們的爸爸媽媽把褲帶束緊，把他們每天應吃的麵包牛奶捨去貢獻給元首製造征服世界的武器。

據說希特勒的軍隊用的坦克有一部份就是他的忠實的納粹信徒奪去他們的妻子的褲子和他們的妹妹的胸前的襯衫湊成的。

假如你相信希特勒的裝甲師團的威力摧毀了法國的堅固的馬奇諾防綫，他就能夠通行無阻的征服全世界，這是一個極端可憎的錯誤觀念。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大發狂言，在一個禮拜以內，他的軍隊要在莫斯科城內休息，他本人要坐進克里姆林宮的座位上去辦公。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禮拜的若干倍了。

他的軍隊不但沒有進莫斯科休息，連莫斯科城的形狀是像樣子都還看不見。至於他自己，據報上的消息已經垂頭喪氣的回到柏林坐在他自己的辦公室裏了。不過，他的軍隊不能像他那樣輕巧的回柏林，困在冰天雪地裏，隨時都恐懼着敵人奪取他們的性命，嚴寒又向他們逼逼着，有些聰明的傢伙

想到莫斯科城內的安全和溫暖，於是，他們便很勇敢地實踐了希特勒的狂言——進莫斯科休息去了。

不過，他們不是乘的坦克，是乘的紅軍載運俘虜的專車。

希特勒的軍隊攻打馬奇諾防綫是那樣的勇敢，爲什麼進攻莫斯科就顯得這樣怯懦和不能呢？並不是那些勇敢的軍隊不爲元首爭面子，原因是他們見到紅軍無形中就變成了怯懦貨。

他們最感到頭痛的是他們一向用來爲殃作禍的鐵蝗蟲（坦克）在蘇聯碰到了鐵公雞（坦克攻擊機）。

這種鐵公雞，英國法國都沒有，所以他們同英法試鋒以後，以爲有了大量的鐵蝗蟲就可以自豪，實現元首征服全世界的夢也不成問題。於是，他們不惜毀壞墨水未乾的互不侵犯條約，像強盜似的向蘇聯進攻了。

那曉得他們的鐵蝗蟲碰到了蘇聯的鐵公雞，祇好作的豐盛的晚餐。

希特勒的軍隊吃了鐵公雞多少虧，見了是怎樣害怕，讓我請親司其事的蘇聯軍官，托爾斯提科夫上校向讀者敘述：

「我們已用我們的反坦克機，予敵人許多次強有力的打擊。常常傾摧敵軍坦克的活動力，使敵人無法調新的兵力到陣地來。」

「在過去三個月間，我們的聯隊，就已粉碎了德坦克六百零八輛，卡車一千七百五十二輛，德機二百七十二架，並且殲滅德軍官兵一萬多人。」

我們反坦克機的兵器，速度和機動性，使它能够把敵人的抵抗置之不顧，而順利作戰。無論德國高射砲火如何猛烈，這種鋼鳥是決不怕的。它的裝甲保護着飛行員們。

德軍俘虜，不問是軍官還是兵卒，都說這種飛機是最可怕的。他們說：這種飛機一出現在頭頂上，就是表示不可避免的死亡已經臨頭了。的確是如此呀。」

也許讀者看了他上面的敘述還不滿足，請再看本年中央社轉發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倫敦合衆社的消息：

（中央社倫敦二十九日合衆電）據若干觀察家稱，蘇聯軍隊抵抗爲數極衆之德方裝甲師團，結果極爲得手，此或將使英方之戰術大加修改，其中一端，即英方或將採用「坦克車攻擊機」以爲主要防禦武器。

我們知道希特勒以鐵蝗蟲爲殃，曾經引起邱吉爾首相極大的焦慮，在荷比盧戰役中見到鐵蝗蟲像巨魔一樣的兇殘，感到十分惶恐。但是，當他聽到坦克攻擊機在蘇聯出現的消息却又浮起了無比的喜悅。主張採用「坦克攻擊機」作爲主要防禦武器。

於是，希特勒元首便大大的感到頭痛了。但是，他的征服全世界的夢幻會不會因此破滅還不能確定。不過鐵公雞是否要光臨他的強盜窟，大家倒爲這件事很關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廣西省的航空面面觀

楚風

——中國航空史講話之五

由民用航空變為軍用航空

廣西當局為興建航空，於民國二十年冬在南寧成立廣西民用航空管理局，下轄訓練、總務、機務三科，組織非常簡單，是廣西省政府下面的一個附屬機關，可是廣西省的有航空機關，要推此為嚆矢。到了翌年的冬季，將航空局擴大為航空處，改隸於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由南寧遷柳州，這樣一來，廣西省的航空，由民用航空一變而為軍用航空了。

訓練與教育分頭並進

廣西在沒有成立航空學校以前，於民國二十年秋在南寧柳州梧州各地招考飛行學生×十人，送廣東航空學校代為訓練，後來感覺培植人才，為建立航空之永久基礎，遂於二十一年夏，由軍官學校及各省立高級中學招收第一期飛行機械學生各×十名，成立航空學生隊於南寧軍校內，專負管理責任，復在航空處內設立訓練科，負責訓練飛行與機械學術。

二十二年春季正式成立廣西航空學校，設正副校長各一人，由第七軍軍長廖耀湘兼任校長，航空處處長林偉

成兼任副校長。此時訓練教育，分途並進，學校專負教育之責任，同年夏季第一期飛行學生及機械學生舉行畢業，復招第二期飛行學生×十名，繼續訓練，並在第二期飛行生中，抽派×十人送香港遠東航空學校受機械工程訓練，是為第二期機械班。同年秋季復選派飛行生××名，赴日本專習軍事航空的空中驅逐戰鬥等技術，至是年冬，航空處取銷，歸併於航空學校，學校組織，因之擴大，聘請外籍教官，分任飛行、機械、無線電、照相專科，予校屬飛行教官、飛行員、及飛行機械學生以各種訓練。當時並分偵察、轟炸、驅逐三組訓練各種專材。復由軍校畢業生中選送學生入校成立偵察班，以訓練空中偵察人才，同時又由第四集團軍官佐中選擇射擊精良者×十人入校，成立爆射班，以訓練空中射擊及投彈之人材，一面復派員出國，分別考察軍事航空及機械工程業務。數年經營，空軍軍官教育，略具規模，於是復籌設空軍軍士教育，乃於同年冬季招考飛行軍士及機械軍士各×十名，後改為第三期飛行班，並招收保險傘學生×名，無線電學生×十名，照相學生×十名

合川獻機典禮一瞥

三十年五月三十日的清晨，東方剛顯出魚肚白的光輝，合川縣的街道上就擁滿了行人，沐浴在早晨的陽光中，精神異常抖擻，籌備了許久的民衆獻機典禮在今天舉行了。

體育場的中間早已預備了一切佈置，首先由獻機會召集各界排隊升旗，齊集台下預備開會。全場到有各機關、團體、學校、及民衆差不多兩三萬人，台上也站滿了高級人員，——他們大概是準備獻機的。不一會兒工夫，就見該縣袁雪崖縣長手捧合川號飛機模型步入台前，雙手高高舉起，向上一位穿着西裝的何連九先生先鞠了一個躬，然後就把飛機遞在他手裏。三架飛機模型陸續獻上之後，袁縣長就走上台，向着民衆演說一番，然後領導高呼：「建設強大空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飛將軍萬歲」，「中國空軍萬歲」，「一革命領袖 蔣委員長萬歲」，「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台下羣衆亦不邀而同的舉起拳頭同時高呼。袁縣長致詞後，接着一陣掌聲。在鼓掌聲聲未落的剎那間，一位民族巾幗

入校訓練，二十五年六月第二期飛行機械學生畢業，編入各機械隊服務。二十六年春改招機械學兵一班，後改為第三期機械生，是年，「七七」抗日戰爭發動以後，廣西空軍即奉命歸併中央，以求統一而加強效率，原廣西航空學校於十月間奉命取消，所有第三期飛行及機械學生并各項器材均歸併中央航校接收辦理。

作戰部隊之建立

廣西航空所使用的飛機，大多購自英國與日本，部隊與學校，共有飛機約××架。

民國二十二年春成立飛機第一隊，下分×個分隊，飛行員約×十人，飛機共有驅逐轟炸機×十餘架，是為廣西航空有作戰部隊之開始。至二十四年春成立飛機教導隊×隊，即驅逐、轟炸、偵察各×隊，每隊之下，均有×分隊，每隊共有飛行人員×十餘人，飛機×架至××架不等。二十五年春成立飛機教導大隊，以統御這×個飛機隊，未幾並成立空軍司令部，將教導大隊直屬於司令部之下。二十六年夏成立第五路軍飛機教導大隊，共有×中隊，其中×××等中隊均為驅逐隊，第×中隊為轟炸隊，自「七七」變起，是年九月歸併中央建制。

至地面部隊之編組，則有警衛大隊及高射砲大隊。在警衛大隊之下，轄有消防隊及機關槍步槍等，在高射砲大隊之下，則轄有探聽隊×中隊，高射砲×中隊。其中隊之編制，與步兵×相同，中隊之士兵，均稱學兵。至二十七年學校取消，該兩大隊的地面部隊亦歸回第五路軍統轄了。

修造飛機之演進

廣西省政府建設廳本在××設有機械廠一所，專以製造農工器具及修理汽車為主要目的，故其原來設備，頗為簡單，僅有原動力並汽機一部，車床刨床鑽床各數部及若干必需鐵工工具，工人亦寥寥數十名而已。嗣因情況需要，於民國二十二年改隸航空處後，遂次補充擴大，乃分別設立飛機裝配部，發動機修理部，汽車修理部，鐵工部，器材室，設計室等，人才方面除向華僑及國內各地聘請外，并招收學徒，積極訓練。同年冬季自行設計製造之單翼教練機「新廣西」號成功，及摹仿英國型之初級教練機×××第一號亦同時完成，其後陸續仿製是式飛機數十架，以供各期學生初級教練之用。二十三年復仿製英國中級教練機×××十數架，用作中級教練及長途飛行與特技飛行。二十六年又完成自己設計製造之驅逐機一架，嗣因學校歸回中央建制，該廠亦由中央接收編為第×修理工廠了。

施劍翹女士出現了。她向台下的人敬了一個禮，台底下的人們又是一陣鼓掌表示歡迎。她將這次獻機經過及意義很詳細的報告了一下，隨後瑞山學校派來的女生代表，懷抱鮮花一束，也走上台去了。先給施女士敬了禮，她——這代表雙手捧定鮮花很鄭重的奉獻上去，施女士接花在手，向瑞山學校全體師生致過謝，仍舊繼續她的講演。可是就在這時，忽然一片嘈囂的聲音由遠而近，大家一齊翹首遠眺，遙見三架飛機向着合川的方面飛來，原來是第×驅逐大隊宿將王特謙、莫同浙、臧錫蘭三位空中健兒應邀蒞臨合川來表演特技來了。飛了大約有三十分鐘的光景，他們在小沔鎮上空撒下了一批傳單，隨即到龍市鎮雲集撒傳單。在傳單剛由飛機的肚子裏撒出來飄在空中時，台下的羣衆除了機關團體各派代表一人前往拾檢外，其餘民衆們便一窩蜂向前，四處去搶。的確好看！紅的，綠的，黃的，白的，……各色各樣的紙條，如雪片般地紛紛飄落，頃刻間傳單撒完，接着就表演特技飛行。於是三架飛機各自開大油門如萬馬怒吼，——小轉彎，大轉彎，左右傾側，倒飛，俯衝，快滾，慢滾——來往如穿梭，於七時十分始飛返××機場。會場羣衆，在飛機飛走了之後，又高呼口號，方才散會，各回到自己的宿舍營房店舖裏。

希望壓在你的翅膀上

何 苦

你的胸臆是火，

你的臂膀是鋼，

你說話聲音響亮，

你行動舉止大方。

別人把你叫做神鷹，

我覺得這名兒

不很相稱；

他們祇看到

你的形狀像鷹，

不知道你是

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化身。

爭取最後勝利，

是同胞們的希望。

這希望壓在

你的翅膀上。

使你

白天奔忙，

夜間也奔忙，

你爲了達成同胞們的願望，

茫茫的大海

隔不斷你的前途，

高聳的山巔

擋不住你的去路。

你，

優遊的去，

優遊的來。

敵人要把我們的錦繡河山

撕成碎塊，

你偏偏要把它織攏來！

好看呵！

在黑夜裏

你織着紅的線，綠的線，

像織布的梭子樣

由這邊的山巔穿到

那邊的山巔。

一個梭子，兩根線，

不分晝夜，

不論雨天，晴天，

你，

織呀織，

穿呀穿，

忘却了辛勞，

忘却了疲倦，

一心祇在恢復我們的錦繡河山。

好快呵！

在幾個夜晚，

看到你

織攏了長沙，

織攏了宜昌，

聽說又將要

織攏武漢。

你聽見嗎？

春熙路的鞭炮放得好響呵！

同胞們硬是歡喜呀！

人人堅信，

最後勝利的希望就要實現啦！

你可告訴我：

是今天還是明天？

三十年十月

東非一老婦

在第一次大戰前屬於德國的東非洲坦幹伊加地方，最近有一位老婦人，攜帶一箱麵粉，走進一所地方機關，她說：

「拿這個去買飛機罷。我沒有錢，但節省下了今天全天的食物，幫助購買飛機。我決定絕食一星期，以節縮所得把德國人驅出這國家。我記得過去的事情，我不諱我的子女和我的孫男女再受那第一次大戰前我們所受過的痛苦。」

(健)

零零零

英國防空戰績

英國陸軍高射部隊，開戰以來，擊落敵機超過一千架。最近在中東方面，特別是多布魯克之役，大量摧毀德機，尤為膾炙人口。

這一千餘架被擊落的敵機中，半數是毀滅在英倫三島上，另半數則毀滅於中東和馬爾他島。這數字是僅就確獲證明的而論，其他還有許多當場重傷難於返航的則未計算在內。

敵手們發誓並不老，大部分都是一九三九年九月才開始在倫敦訓練的

(貢)

透視黑暗的「眼睛」

儀器都是小玩意兒，由智慧和機械二者結合而誕生，適應新的需要。今日大空軍的使用，予地面部隊非常的威脅。因此，人們利用夜幕的掩蔽，在黑暗中偷偷摸摸的調遣軍隊。

飛機能飛，而且飛得極快，但沒有視覺。人有視覺，但受夜的障障。因此，智慧者的心眼，指使科學的魔力，完成了夜間照相機。

夜間照相機在地球上誕生，雖然她們這一族還並不繁盛。

(益)

機密與團結

機密，是一切爭論致勝的一個要素。不論商業上的，學術上的，政治上的，……都一樣。

團結方有力量。這話從一條棒說起到一束棒。從螞蟻說起到人類，都是確立不移的真理。

「密碼通信」是一條橋，是一件工具，把機密和團結結合在一起。可是這工具，對於敵人是摸不清的一個迷津；對於自己，——若是生疏的話，也是一條曲折折極容易走錯的道路。

因此，智慧者的心眼，指使科學的魔力，完成了自動式密碼通信機。通信文以明碼在機上拍發，經機械的變動，能自動易作密碼向外發出，然後由地面對空通信所接收，譯出。

地面有充分的人員與甚廣的空間；而空中通信員除通信外，尚兼有許多任務。自動式密碼通信機的價值，便在這裏。

(風)

空中的「速記員」

偵察員在空中對着一個神祕的話筒，視線却貫注着敵境的事物，像做夢似的在自言自語：

「啊，這裏是一個鐵路站，有三列兵車昇火待發。——還裝着坦克車，中型的。那邊樹林裏像有砲兵宿營——確是有的，那不是砲車的輪轆嗎？步兵在這個曠場上集中起碼有二團；馬就有好幾百匹……」

他當時所偵察到的是什麼，也許經過了一番劇烈的空戰忘記了一大半。待飛機降落在根據地，他從話筒下面取出那架「記錄器」來，記錄器的音波紀錄上正確地顯露出來：「——啊，這里是一個鐵路站，有列兵車……；馬就有好幾百匹。」

這比較在空中作紀錄，或在着地後做報告，正確得多，充足得多。

(之)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六封 平直，大轉彎

朋友：

這封信上，我們再來談幾個基本的飛行課目吧。

先講平直飛行：平直飛行，就是飛機在空中平直的向前飛。它的機身是平的，機翼也是平的，也就是它的縱軸和橫軸平衡在空中，飛機不偏左，不偏右，同時飛機不昇高度，也不降高度。

平飛這個動作，比較起來很容易做，可是這個課目應用的時機，也就特別的多。像是民航機，由香港飛到昆明，或由昆明飛至重慶，都必需把這一課目先做得十分有把握，嫻熟，不然的話，你駕駛着飛機，本來叫你由昆明飛往重慶，可是你有無把握到達目的地呢？也許飛到桂林，不過這還算是你僥倖，飛失迷，尋不到機場，這是十分可能的平常事。因為在空中，既沒有可問路的人，而城市的正上面也沒有寫出它的名字。至於你要想為民族復仇，而飛往東京去轟炸敵人的話，平直飛行沒有把握，那更是談不到。

平直飛行的做法很簡單：你在飛機座艙位置上坐端正，兩舵平貼，手將駕駛桿擺在中央，機頭照在天地線（※）上，你再在正前方的天地線處——或上下，左右皆可，找定一點目標，你的飛機照着這個目標，一直的飛，往左偏，用右舵改正，向右偏，反用舵，機頭高了，推點駕駛桿，

低下去時，拉拉駕駛桿，這就是平直飛行的做法了。

※天地線，也叫地平線。凡是乘機到過空中的人，指給他幾次，就會很清楚的認識了。假如你現在是第一次昇到空中，你可以往遠處看，一直看到天上與地下兩面相交接的地方，有一條隱隱約約的黑色的線，四方旋轉着去看，這條線一直三百六十度。這條線，在一百尺的高度時看着有，昇到三萬尺高度時，看着還是一樣。因此，這條線是飛行人到天空，要飛機昇高，降下，或是做其他的各種課目時，唯一的天然的準繩。

平直飛行，雖然是很容易做，可是也有幾點是應該注意的：

1. 在座艙裏雖然是應該坐得端端正正的，但是切不可弄成了呆板。你的眼睛除了望着機頭切在天地線上某一點和對照着前面的某一目標之外，還應該不時的顧及別處：瞧瞧機翼，望望外面。

2. 不要精神緊張。初到天空上的火，大都犯這個毛病，因為生理和心理的關係，不自覺的就會緊張了。緊張是飛不好的。因為在緊張的時候，你手脚的動作不自覺的都是硬梆梆的。改正這個毛病的方法是：心理上你要處之泰然，身體上你要把肌肉放鬆，扭動扭動肩膀，呼出一口氣等。這樣一來，就會感到非常的輕鬆，而駕駛的動作，也就自然的會柔和了。

3. 壞氣流。飛機（尤其是教練的小飛機）飛在天空

像一隻小船漂在海面上一樣的道理。海水有波浪，有漩渦等等，天空中的空氣也是一樣，有各種各樣的壞氣流。飛機在天空遇到這些氣流時，也是像海上的小船一樣，會發生顛簸，甚至有時候，飛機猛一下就自動升降幾十尺。沒有飛行經驗的人，偶然碰到（在天空是常常碰到的）這種現象，一定要手忙腳亂的。其實用不着慌忙。你看海上的小船不是常常隨着波濤起伏的嗎？所以，飛機遇到壞氣流，也是常常不用管它，它自己就會恢復原狀的。可是這裏我要聲明一句，飛機遇到壞氣流，並不是完全不理的，隨着氣流的顛簸，也就是順隨着勢面來改正自己的飛機，這也是時常用得着的一種技術。

大轉彎：轉彎，就是使飛機轉彎方向九十度，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都可以。所謂大轉彎，這是從飛機轉彎時候傾側的坡度來分別的。大轉彎的坡度在二十度左右。它的方向度數，在我們的空軍學校中，大多是定為九十度。

大轉彎的做法是：比如向左轉，把駕駛桿往左壓，同時蹬左舵，飛機傾側到十六七度的時候，駕駛桿和舵都可以暫時停止了。因為飛機的慣性，逐漸的就進到二十度了。這叫做「進彎」。在轉彎中，須要適當的運用駕駛桿與舵，保持着飛機一定的傾側坡度，使機頭上的某一點始終切於天地線上進行着等速的轉動。「出彎」，比方你轉的是九十度的大轉彎，轉到七十度的時候，就可以開始改正了，把你踏出去的左舵慢慢收回，同時駕駛桿也改回到中央位置，飛機由傾側的姿態慢慢轉又恢復成平直飛行的情況了。

作大轉彎時應注意的地方：

1. 方向。要使得方向正確，在入彎之前，應該先察看一下你的機翼所指的目標；出彎時，把飛機恰恰對正了目標，這就算是正確。

2. 轉數與高度。在轉彎時，注意你左手的油門和轉數表，不要使它增加或減少。至於高度，有很多人，他轉了幾個大轉彎，飛機往往昇高了幾十尺，甚至幾百尺。預防這一點，就是在轉彎時不要使機頭逐漸的抬高就行了。

3. 向內側滑。轉彎時內側的現象，你仔細一點是會感覺到：假如飛機是向內側，你的面部（如果向左轉，就是左臉上）將感到風從轉彎圈內吹過來。同時機頭在天地線上轉動得也慢，甚至好像是在天地線上停止看的。這原因是什麼呢？那是你蹬舵沒有和駕駛桿同時使用，而舵又使用的不够，所以就有內側的現象。

4. 向外側滑。轉彎時如果有外側的情況，那原因和現象與前者完全相反：舵使用得太多了，機頭在天地線上轉得特別快，你臉上感覺到撲過來的風是從轉彎圈外方吹過來的。

在轉彎之中，內側與外側的現象，初學飛行的人，非常容易犯，所以，我在這裏再重複的提出。將來你到飛行的時候，也許就不會再犯這個毛病了。

這封信寫到這裏暫為止住。下次再見！
祝新年快樂！

更正

本刊第四十八期「記黃榮發」文內「安西」一名誤植為「西安」，一字之差，相去千里，特此更正。

編輯室

鬼橋日記

貝嬰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濃霧

像往日一樣，白綳的飛行旗飄揚着，雲彩染着晨霞，整隊往機場去，是標準的教練天氣。

飛行開始以後不滿半點鐘，飛機歸來了，下機的同學擺動着他失望的眼睛；教官拖着他緩長的聲音說：「好大的霧！寸尺不相見。」教練停止了，組長集合起我們講解：「霧，是飛行人的魔道。無法克服，只有躲避和屈服。你們看，瀰漫在天際的灰白一片，什麼都看不見，飛行員的視線被障障了，飛機會盲目地向前奔竄，一處山峯，一棵樹，茅屋的屋簷，飛機如撞了上去，有什麼結果呢？命運會告訴你們的……」。

霧——正在講，機聲在頭上吼響。我們抬頭望，什麼都沒有，只有灰白的一片。

「他們尋不到機場。」組長指着機聲頹唐地告訴我們。「他們不敢飛

得低，怕撞上了建築物。然而飛機不能永久不下來，霧會快快的散吧？」

我們解散以後，回到本組的飛機上，問負責機械士許多機械上的常識。空中，那架被霧掩障着的飛機不斷的盤旋着。然而它毅然從霧中露出來了，做了一個平安的落地。祝福它的平安吧！

午後，補飛。

飛行開始，人們都興奮地工作。常常有三架，四架飛機同時做起落的。次序該輪我最後一個飛，靜候在休息處。

休息處裏有許多同學，他們談着，笑着，思索着，打趣着。驟然，一個人站起來，「看！輪架斷了！」他被驚奇吸引着，奔了出去。

這一架飛機的輪架斷了。一個折了的輪腿歪斜着。使我驚異的，正是本組的十八號教練機。「怎樣飛呢？」我憂愁這第一個問題。「如何落地呢？殘廢了的跋子。」是我第二個的不安。飛機低低的飛，教官黎黑的臉，

白的衣領，望得那末清晰。「趕快放警笛通知他吧，」仔細一想，但是在飛機上有發動機的噪聲，怎麼聽得到呢？我奔到另一個教官的跟前，問：「斷了腿，不要緊嗎？可以平安落地嗎？」

「——那，不要緊吧？平安落地是不能夠了。」

這架殘廢的斷腿者，低低的飛，經過機場的上空，似乎很不安似的。全機場上的人，都被機的安危和好奇所牽引着，縲着臉，一籌莫展地。是那架傷了的飛機，正準備降落了。大家屏息着，等幾秒鐘以後的變故出現。而白色的救護車，已經開出去了。

飄着飄着，飛機觸地了，一個輪子穩穩地在機場上滾進，速度慢慢地減低了。旁觀的人羣高興得叫喊着，拍着手；我也在驚奇，一個輪子着陸怎樣不傾翻呢——

轟隆！飛機因為不能夠平衡而傾倒了，螺旋槳打擊着土地，機頭陷進

新年最佳禮品

民國三十一年 空軍日曆

設計新穎！

印刷精美！

定價低廉！

內容有——

總理 總裁有關空軍的語錄

空軍各首長的訓詞

空軍抗戰五年來的光榮紀錄

句句警策 日日不同

航空青年人人必備

機關學校不可或缺

裝璜分懸掛式案頭式兩種

處 售 發

社總社版出風鉄號百一街堂祠都成

泥土裏去，機身慢慢的豎立了起來像要翻過去。很清晰的看到飛機裏的人慢慢地昇高了我渴望他們縮進座艙裏去。然而，機尾朝天以後便停止了。教官霍地跳下來向校長致敬，絲毫沒有受傷。校長顯露着快慰的微笑。等他看到我們也聚集在機場裏，便把我們罵跑了。

幾分鐘，教官揆着他的保險傘蹣蹣地來了。恐懼和快慰的感覺在心理交流。不理誰的阻止，我們奔了過去

他以溫和的態度對着我們。
「很危險！教官。」有一位同學說。
「是個小小的變故，」教官說。
機輪折斷了以後，我看見機場人都站起來仰着頭，我知道飛機有變故了，果然折斷了腿。我告訴×××向這位同學致哀！他抗戰殉職於二年以前。把眼鏡拿下來。於是側着落地，幸虧沒有傷人……

我們走近休息處，同學們都向教

官致敬，他們以為能够單輪落地的飛行人，應該尊敬的。
飛機要修理，我不能飛了。坐在冷落的休息處，讀蘇俄革命史。
午後校長訓話：
「你們是空軍的基礎，負國事興替之責。立志宜堅，不可妄自菲薄。普天下偉人，無不自奮勉中產生……」

雙夫曲
翼面

越調
越調

G²/₄

緩慢進行

1 1 6
啦 呀 呀
3 . 3 2 1
不 怕 太陽
2
大
6
地
2
啦
6
來
6
撒
3
苦
5
龍
2
啦
1 6 1 2
流 着 汗

2 2 . 1 1 6
呀 呀 呀 呀
3 3 2 1
熱 不 怕
1 6 1 2 3 3
汗 是 快 爽 把
1 1 6 2 .
呀 呀 呀 呀
3 . 3 2 1
不 怕 太陽 熱
2 2 1 2 1 1
在 來 訂 有 子
1 2 1 4 1 2 1
撒 泥 土
2 2 1
不 怕
3 3 2 1
波 了 汗
1 1 6 2 2 .
呀 呀 呀 呀
3 3 2 5 3 1
快 把 湯 湯 築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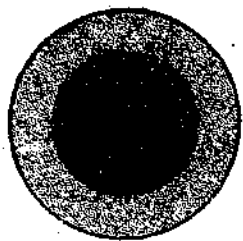
2 2 .
呀 呀
6 .
2 3 3 1
機 場 錦 標
1 1 6
戲 呀
3 . 3 2 1
金 雞 湯 藥 水
1 2 1
我 是 一
2 2 2
不 怕
3 3 2
為 了
1 1 6
呀 呀
2 2 .
大
6 .
地

編訂者：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蔡竹夫 蔡學，值金其案 蔡學自
撰其心，此曲乃其遺作之一，謹誌數語，以誌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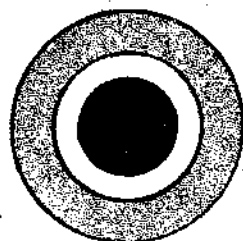
同胞們注意！

我們盟友——英國的空軍標誌是這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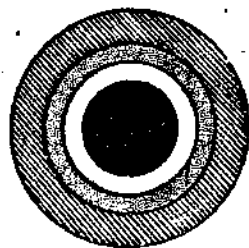
面 翼



底 翼



連兩身機



尾 機



註：全黑代表紅色
黑線代表黃色
黑點代表藍色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依法准予免審原稿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1-60